

闲话文人 高中梅

陈寅恪的朋友圈



陈寅恪

陈寅恪被称为“大师中的大师”“教授的教授”，几乎所有同时代的文人和学人都对这位大师极其尊崇。

1926年，陈寅恪学成归国后，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教，是当时清华国学院“四大导师”之一，并成为清华唯一的中文、历史两系“合聘教授”，在师生中享有“盖世奇才”“教授的教授”“太老师”等称誉。在清华校园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，凡是有文史方面的疑难问题，都去向他请教，而且一定能得到满意的答复。陈寅恪也因此被称为“活字典”“活辞书”。

陈寅恪讲课从不拾别人牙慧。他曾言：“前人讲过的，我不讲；近人讲过的，我不讲；外国人讲过的，我不讲；我自己过去讲过的，也不讲。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。”他讲课时，许多教授老师都前去听讲，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，堂堂必到的听课者；其他教授如朱自清、冯友兰等，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。

新中国成立后不久，周恩来专门派人到广州看望陈寅恪。陈的腿摔断后，周总理曾亲自过问医院的治疗方案。陈毅、周扬、胡乔木等人对陈都十分尊重，到广州时都专门去拜访陈，并同他探讨文史学术问题。

周恩来曾多次关照陈寅恪。陈寅恪父亲陈三立的墓在杭州西湖边，后因扩路而要被搬迁，陈寅恪致函周总理，希望得到帮助。周总理让办公室通知杭州方面，不要移动陈三立的墓。后来杭州将路线作了少许改动，陈三立的墓才免于搬迁。

1949年，毛泽东访问苏联时，斯大林突然问毛陈寅恪的行踪，原来斯大林所著的《中国革命问题》援引了陈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。毛泽东答应回国后查找，后来得知陈寅恪在广州中山大学，便嘱咐广东当局要好好优待陈。

陈寅恪曾当选学部委员。对于陈的当选，张稼夫说：“在这个工作中，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历史学家陈寅恪，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，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。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，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。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，毛主席批示：‘要选上’。这样，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。”

胡乔木曾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，听过陈寅恪的课。1962年，胡到广州拜访陈寅恪。他由陶铸陪同，“以学生见老师的心态走到陈寅恪的跟前”。“陈寅恪频频发问，胡乔木尽量委婉地解释”。谈到国家近年经济形势时，陈寅恪问：“为何出现那么多的失误？”胡答：“就好比在一个客厅里将沙发、台椅不断地搬来搬去，目的是想找一个好的位置，所以就免不了产生搬来搬去的失误，就好比是经历一场地震一样。”当谈起自己的著作迟迟不能出版时，陈寅恪说：“盖棺有期，出版无日。”胡答：“出版有期，盖棺尚远。”

陶铸对陈寅恪极为关心，因陈寅恪目盲腿残，特专派三名护士照顾他的生活。由于陈寅恪残存的视力只能微弱地辨别白色，便为他在院子里特意修一条白色甬

道，确保他在散步时不会因看不见脚下的路而跌倒。20世纪50年代末，陶铸关照中山大学为陈寅恪摘帽。

为了陈寅恪能欣赏戏曲，陶铸曾指示中山大学为陈配备一台好的收音机，当时学校未照办，陶铸极为生气，说“学校不送我送”。随后，他给陈送去牡丹牌电唱机一台，唱片32张。

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众人皆批陈寅恪，但季羨林始终不忍心违心批斗老师，他晚年回忆：“我不愿意厚着脸皮，充当事后的诸葛亮，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。但是，我毕竟没有行动。现在时过境迁，在40年之后，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，差堪自慰，能够对得起老师在天之灵了。”

江西省修水县有一座“五杰广场”，纪念义宁陈氏“一门五杰”：陈宝箴、陈三立、陈衡恪、陈寅恪、陈封怀。

煮酒论史 明斋

闲话“对酌”

对酌又叫对饮，即两人相向而坐，举杯喝酒之意。这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，唐代李白就曾歌赞道：“两人对酌山花开，一杯一杯复一杯；我醉欲眠卿且去，明朝有意抱琴来。”（《山中与幽人对酌》）首句是说喝酒的环境幽雅宁静，非常美好；次句讲二人频频举杯，酣畅淋漓；三句讲自己不胜酒力，微醺欲睡，不能送别，友人自可随意；末句讲友人如果还不尽兴，希望明朝抱琴再来，继续畅饮。诗虽短小，且语言浅近，但曲折有致，情趣盎然。

对酌者多为老友，交往既久，彼此了解，默契于心，情谊深厚，所以不必寒暄，不必客套，而对方的喜好、趣味、生活习惯、饮食口味等，均了然于胸。或者一时兴起，不管月缺月圆，孰计子丑寅卯，即刻前往朋友居处，自然成了不速之客；而朋友也毫无准备，一时措手不及，只能随遇而安，夜雨春韭，新炊黄粱，酒品不分清浊，菜肴随意就行，甚至“佳思忽来书能下酒，豪情一往云可赠人”，对于旷达率情者来说，只要能够面对老友，一吐块垒，照样可以把酒当歌，喜气洋洋。唐代杜甫邂逅多年不见的老友时，就有同样的经历，他曾赋之以诗云：“主称会面难，一举累十觞。十觞亦不醉，感子故意长。”（《赠卫八处士》）这是何等真挚的情谊，何等感人的境界！

自己已年过半百，由于工作的缘故，数次迁徙，漂泊了大半个中国。工作生活之中，结识了许多朋友，虽然闲暇对酌的友人亦复不少，但能够铭记于心者，也不过数人而已。犹记三十年前，我任教于中州某学校时，有一位诗人朋友，尽管他现在已呈聪明绝顶状，介乎领袖人物列宁与漫画家张乐平笔下的三毛之间，但以照片为证，当时则也青春年少，毛发茁壮，满头葱茏得如南国夏日的榕树一般。当时大家都是单身，没有家室之累，春花春月的夜晚，或雪落无声的午后，每逢枯寂难耐之时，便约聚对酌一番，一盘五香羊蹄，半碟油炸花生，再加三五枚熏鱼，就是下酒



对饮

的菜肴；红星二锅头，或当地出产的老白干，已是难得的佳酿。无客套之语，有默契之心，两只搪瓷缸恰好分完一瓶酒，互不相劝，期在微醺。在酒精的作用下，头脑越发清醒，思路格外畅达，于是便以背诵诗经楚辞、汉魏乐府或唐宋诗词多少以及准确与否决胜负。酒酣耳热之际，朋友便站起身来，绕着书桌有节奏地踱步，如同乡下拉磨的驴子一般。每当此时，我的应对策略就是：你转你的，我喝我的。数十圈之后，快将人转到头晕时，他忽然大喊一声，说：“有了，有了！”于是，一首好诗便喷薄而出。只见他站稳脚步，鼻孔朝天，调好自己的声频，呜呜哇啦地朗诵了起来。每当他写出了颇为得意的诗歌，便找出纸笔，匆匆记下，仰头喝完剩余的浊酒，随手拈起半只熏鱼，怀揣诗稿，夺门而出，回屋再三推敲，细加斟酌去了。多年之后，某出版社为他印制的一册诗集中，有三分之二的篇章就是在这种境况下写成的。

离开故乡十年已久，诗酒年华的友人渐次凋零，生活的琐屑已将少年的诗兴消磨殆尽，据悉当年对酌的诗人早已垂下了那颗高傲的头颅，其思想与诗情也枯萎得如同霜打的茄子一般了；而能够与自己对酌者，也已经从友人转移到了内子，只是少了吟诵的雅趣，平添了诸多怀旧的话题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向往着雪花飘落的冬日，或秋雨敲窗的傍晚，枯坐斗室，百无聊赖，忽闻咣咣作响，叩门有声，启扉一看恰是多年不见的挚友，怀揣诗卷三卷，腋挟老窖一瓶，急忙延请入室，对坐书桌，欢颜举杯，浇透块垒。

在这寒气蚀骨的深冬时节，远在北国的朋友，尚有此雅兴否？

读史侧翼 李云贵

胡雪岩的诚信

胡雪岩是中国晚清时期的一位传奇人物，他做生意不同于他人，他的眼光总是可以高人一等，有时候别人想不到的，他可以想到，别人看不到的，他可以看到。而且他做生意童叟无欺，坚持以诚信为本，诚信经营给他带来了丰厚的财富。

胡雪岩开办了一个阜康钱庄，有一天，阜康钱庄来了两个当兵的，要取出他们的老乡罗尚德的一万二千两银子。可是这两个兵，却空手来了，没有任何存执凭证。伙计们当然不肯付钱。这件事情胡雪岩知道了，他很快查明了这两个人身份，不仅付了钱，而且是连本带息一共付了他们一万五千两银子。伙计们见到此情景感到莫名其妙，不可思议。

原来在一年前的一天，阜康钱庄门口来了一个当兵的在那里走来走去。胡雪岩那天正好在店里，这个人的行动引起了他的注意，就上前与此人攀谈起来。原来这个人是在杭州绿兵营的一个“千总”，叫罗尚德。他今天来找钱庄是想存一笔钱。存钱在钱庄，哪个钱庄都愿意。但是他有一个条件，不要存执，也不要利息。这个条件很奇怪，再看他是一个兵，所以很多钱庄都不敢答应。罗尚德来到阜康钱庄，很犹豫要不要进去。胡雪岩听到这个条件也是一楞，他是不是来闹事的。胡雪岩问他为什么。罗尚德说：他的老家在四川。原来是一个赌徒，把什么都赌光了。家里为了他定了一个亲，可是为了赌，他居然将老丈人家的一万五千两银子赌掉了。老丈人生气，但是对他没有办法，就提出退婚，这个一万五千两银子就不要了。这件事情对罗尚德刺激很大，一个血性男儿不会赚钱，只会输钱，结果老婆都输掉了。他跑出来当兵，就是要还掉这笔钱。他当兵十三年，辛辛苦苦地存了一万二千两银子。如今接到命令要到江

苏与太平军打仗。银子带在身上不方便，又没有亲戚可以托付，于是想到了钱庄。自己是上战场，生死未卜，于是不想把存执放在身上。得知到这个情况，胡雪岩当场决定，一、虽然对方不要利息，钱庄还是以存三年的高额利息计算，到三年后，连本带息给罗尚德一万五千两；二、钱庄规矩还是要立一个存执，交钱庄掌柜保存。后来，罗尚德阵亡了，临终前，他托付两位老乡到阜康钱庄取钱转给老家的老丈人。两位老乡就这样口说无凭地来阜康钱庄取钱，没有凭证，当事人也不在了，阜康钱庄完全有理由不给这笔钱，但是胡雪岩不做这样的事情，而且是连本带息全部付给了两个当兵的。回到军营后，罗尚德的两位同乡讲叙了取兑银子的感人经历，钱庄的声誉一下子在军营中迅速传开了。为此，许多官兵都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积蓄长期的钱存入胡雪岩的钱庄。阜康钱庄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。由于胡雪岩的诚信，使他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迅速发迹，成为了当时有名的富豪。

在现代社会，诚信是立身之本，诚信是经商之魂。商人讲诚信，是经商者的一张真正的金质名片。

茶悦人生 朱晓剑

冬至茶事

在玛塞城淘完书才九点钟，遇见成都桃蹊书院院长傅天斌，就说：“走，到书院坐坐去。”我犹豫了一下，“冯晖老师已经到了。”我知道前几日冯老师打篮球，一不小心受伤了，现在依然行走不便，需拄着拐杖行走。那么早就到书院去了？印象中书院是十点钟才开门的。

且不管他。于是出来打车到书院去。抵达地方才看见书院关着门。但冯老师和朋友已在里面。坐电梯到三楼观书。院长亲自泡茶，先选茶叶。我选了红茶。冬至，吃点红茶刚好可暖胃。没有仔细看是啥红茶，也无所谓了。聊几句天，吃过几泡茶，就去观书。因为目的明确，只要看中的书册，选下即可。选一册《锦江茶馆史话》，书的品相不错，内容与我想象的有点距离。在我眼里，锦江茶馆并不是最丰富的城区。《中央大学成都校友会同学通讯录》，翻阅之下，发现有一位颖上县的王德华1941在该校外文系读书，后来在成都科技大学外文系工作。又增加一条阜阳人在成都的史料矣。

然后回到座位上吃茶，坐一阵。冯老师要去单位加班。我也把书拿到前台买单。然后坐车回家，继续吃茶翻淘来的书册，这一回茶选的是甘露。在家吃茶就随意的多了，朋友前次送的茶壶，刚好用得上。如此，一个人在家慢慢泡茶。也不管外面的雾霾有多大。

读到抗战时，华西坝有茶铺若干，学生老师皆爱坐茶馆，这样的状态让我想起汪曾祺先生笔下的昆明茶馆来。

由此浮想联翩，这几年吃茶写茶，不过是体验别样茶味矣。至于说从茶中顿悟几何，却还是未知数。其实，茶客像我这样的也不在少数吧。如此一想，也就坦然。深圳沈胜衣兄在朋友圈晒他的节气植物书，这也是一种习惯。植物书话，这些年像他这样关注的不多见。

平时绿茶吃的多，偶尔换一下口味颇有新奇感。在成都，有着这样那样的茶故事。我这样的吃茶也不过是个人趣味而已。

按照成都的冬至这一天的习俗，一定是要吃羊肉汤的。好在昨天在单位的食堂吃过一碗暖暖的羊肉汤，倒也是舒坦。如同现在吃茶一般，这所追求的精神高度是一致的。

这冬至茶事，也不过是有如此追求的吧。